

◎卢成金 著

济南出版社

那是激情的岁月，艰难的岁月；那是迷惘的岁月，沉思的岁月。
那里，埋藏着一代人生命的记忆……

微山湖畔



◎ 卢成金 著

济南出版社

那是激情的岁月，艰难的岁月；那是迷惘的岁月，沉思的岁月
那里，埋藏着一代人生命的记忆……

微山湖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微山湖畔 / 卢成金著.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488 - 0851 - 0

I. ①微… II. ①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2266 号

责任编辑 贾英敏

封面设计 侯文英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250002)

发行热线 0531 - 86131730 86131731 86116641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 毫米 × 240 毫米 1/16

印 张 36

字 数 59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济南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
电话:0531 - 86131736

列车缓缓地停靠在站台旁，甩下几节车厢，又长鸣一声，像一头疲惫的老牛，呼哧呼哧地喘息着驶向前方。

这是津浦路上一个极其普通的小站，一般不在这里上下车的旅客不会知道它的名字。几间候车室属于铁路上千篇一律的标准式建筑，红色的屋顶已经被蒸汽机车喷出的黑烟熏得灰暗，黄色的墙壁被风雨侵蚀得斑驳脱落，唯有正门上方那刚刚油漆过的铁路路徽显得鲜亮醒目。候车室的对面是一幅巨大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宣传画。画面上的伟大领袖容光焕发，深邃慈祥的目光凝视着远方，一只巨手有力地挥起，周围是一片红旗的海洋和红卫兵欢呼雀跃的景象。画像的下方，是模仿林彪手笔书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两幅由五合板制成的巨型标语间隔相宜地分列在画像的两侧。一幅写着“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另一幅写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车站里稀稀疏疏地走着一群刚下车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脸色抑郁，目光呆滞，有的扛着行李，有的提着用网兜装着的锅碗瓢盆和日常用品，机械地跟着其他旅客走向出站口；几个年幼的孩子拉扯着大人的衣襟，瞪着惊恐的眼睛，边走边啃着干硬的干粮。从他们的表情和所带的行李可以看出，他们是省城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新生的“红色政权”遣返回乡的“五类分子”及其家人。

一群青年男女鱼贯地跳下车厢。这是来自省城一所有名的高校的毕业生，要到济南军区通讯兵所属的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农场位于距这里一百多公里外的微山湖畔，他们要在这里换乘汽车前往。

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一场政治风暴正席卷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

这是1968年8月的一个下午。

赵宇飞随着人流走下车来。他是一个身躯伟岸、肩膀宽阔、眉清目秀的年轻人。他浓黑的头发半掩着宽大的额头，浓密的剑眉下有一双饱含热情的深沉的眼睛，鼻梁简洁笔直，紧闭着的嘴巴显出刚毅和决断，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不论从形体还是从气质上来看，他都是一个阳刚气十足的人。他伸展了一下双臂，缓慢地扭动着腰肢，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漫长的旅途使他受伤的腰部隐隐作痛，他用双拳轻轻地捶打着。骄阳似火，阳光刺目。他把目光投向远方湛蓝色的天空，几缕淡淡的马尾云白绫般地挂在天际，一只苍鹰在蓝天下盘旋。

一路上，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各种感情在胸中交织。他们这批人，原本是去年夏天毕业的，可是铺天盖地的革命风暴已经冲垮了各级党委和政权机构，新生的“红色政权”正忙于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处理各种火烧眉毛的事情，根本没有人来顾及他们的分配问题。就这样，他们在学校整整待分配了一年的时间。学校完全处于一种无人管无人问的状态。大好的年华浪费在无所事事的生活中，对青年人，特别是他们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来说是不幸的。在漫长的期待中，他们终于等来了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的消息。

黎明时分，残月疏星，东方刚刚露出微红色的晨曦，他和同学们就背着行李列队向车站出发了。淡淡的曙色勾勒出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教学楼的轮廓，中西合璧式的图书馆隐隐约约地显露出它的情影，白杨林笼罩着一片朦胧的雾气，静静的荷池边烟柳疏疏，荷风送香。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平日里不以为然，可一夜之间却变得那样亲切，牵动着他的情思，唤起他美好的记忆。临出校门，他停住了脚步，深情地注视着挂在大门壁上的校牌，内心涌起一种难以言说的留恋和酸楚。这里毕竟是他生活和学习了六年的地方。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黄金时期，攫取知识，播下希望，磨砺意志。六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正是在这个校牌和“热烈欢迎新同学”的横幅标语下，他背着行李走进了这座播撒知识的殿堂，学校像慈祥的母亲伸出宽厚的双臂热烈地拥抱着他们。而今，就要离开了，再也不能回到那明净宽敞的教室和阅览室，他的眼睛有些湿润。

他正在回想着，迎面走来了五六个军人。他们都是从通讯兵司令部下属各部队抽调来的未来的学生连的干部，前来迎接这批学生。学生群中，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快步走上前去分别和军人握了握手，又在比比画画地

交谈着。

赵宇飞认出，这是学校一位低年级的同学，是最近才充实到校“革委”的成员，曾经主持过几次批斗原学校领导和教师的大会，但叫不出他的名字。校“革委”的成员换得很频，“你方唱罢我登场”，跟走马灯似的，往往这个还不熟悉，那个又上来了，所以很难记住他们的名字，况且记住这些人的名字也实无必要。

大约过了一刻钟，交接算是完成了，小个子匆匆和军人握手告别，然后急速地走进候车室。这年头，他们这伙人很忙，校“革委”原定今天开会充实一名副主任，他早就瞅准了这个位子。为此，他不愿出这趟劳而无功的差，和校“革委”主任争吵了起来，最终达成妥协，会议改在明天上午召开，他必须连夜赶回去。他知道，对于这个职位的竞争是激烈的，对这事关自己前途和命运的大事自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缺席的。

五六辆军用卡车停靠在站台上，每辆车后都拖着准备装行李用的拖车。军人们跑前跑后指挥着装行李。站台上一时忙乱起来，大家不断地往返着搬运自己的行李。

李茜扛着一个柳条箱，右手提着一个装满衣物的黑色人造革大提包和一捆书，正吃力地向汽车走去。那一大捆书很重，勒得她的手指生痛，但这是她必须带的，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也离不开的。

她高高的个儿，体态窈窕，肤色红润白皙，光滑细腻；她鼻梁挺拔，弯弯的秀眉下，两只乌黑深幽的眸子像清澈透明的深潭，可以看出她的心地也是清澈透明的；微微上翘的嘴角，既透出了意志和智慧，又给人始终微笑的感觉；乌黑柔软的头发扎着两个小短辫，显得干练飒爽。她那泛着红晕的脸上，始终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浑身上下有一种自然高雅的美。

她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世家。曾祖父是清末的举人，曾参加过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率领一千多名举人的“公车上书”；三年后“戊戌变法”失败，他愤世嫉俗，带着怀才不遇的愤懑自缢身亡。她的祖父曾任教于早年的齐鲁大学。父亲是她就读的这所大学的中文系教授，锦心绣口，才华横溢，在全国的同行中有很高的知名度，“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当作“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她的母亲在省城的一家文艺期刊做总编。

“你妈妈是怕你冻着，还是怕你饿着，给你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她正缓慢地走着，背后传来了赵宇飞的声音，话语里透着戏谑。

李茜停下来，放下手中的东西，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转过身来，说：“可不是呗！准备了那么多东西，这也要带，那也要带，这乱七八糟的一划拉就多了。”

赵宇飞放下自己的行李，急步走过来：“你这是‘女行千里母担忧’啊！你在这里先等一下，我帮你送过去。”说着，接过李茜肩上的柳条箱，向汽车走去。

李茜是第一次要这么长时间离开家。在此之前，她离家最长的一次要数1964年冬天到曲阜搞“社教”了。当时，省委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全省选定了曲阜、海阳和齐河三个县作为“社教”试点，除去抽调大批机关干部外，还要求各大专院校的文科学生都参加这次阶级斗争的实践活动。他们是随中央及省直机关的干部组成工作团进驻曲阜的，工作团有一万多人，大有大军压境之势。那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长时间离家，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长达半年之久。除此之外，她一直陪在父母身边。

在得知她要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的消息之后，妈妈就多了一份心思，早早地给她拆洗了被褥，还做了一件新衣。李茜知道，家里的布票给弟弟做了一床被子和一条裤子以后已经用完了，这布票肯定是妈妈向同事借的。弟弟今年十七岁，正是费衣服的时候。她曾经劝阻妈妈说：“别做了，我到农场是去劳动的，穿不着好衣服。”可是妈妈坚持要做，还说：“谁知道你们要劳动到哪年哪月！干活费衣服，多准备件到时候好换洗。”

行期渐渐地临近了，妈妈越发忧伤，也越发忙碌。她几乎天天都要往商店跑，有时买回鞋子、袜子，有时买回洗衣粉和牙膏，有一次竟买回四五双鞋垫。前天她又突然急急忙忙地跑到商店，给她扯回了一架蚊帐，一边缝，一边说：“看，我怎么把这么大的事给忘了，农场靠近微山湖，蚊子一定多，蚊帐是万万不可缺的！”她把家里的副食品票证都找了出来，买来有限的肉、鸡蛋和豆腐，尽可能地调剂好生活。她有时忙活了一阵之后，就长时间静静地坐着，眼睛盯着某个地方出神。

自从爸爸被当作“牛鬼蛇神”遭批斗，妈妈也受到批判以来，李茜发现妈妈好像变了一个人，经常这样坐着发呆，有时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她知道妈妈不放心她离开家，正被一种难以割舍的骨肉之情所折磨。近几天，她常坐在妈妈的身边宽慰她：“妈，我都这么大的人了，你还不放心！我会照顾我自己的，你多关心一下爸爸和你自己吧！”妈妈没有说什么，只是仔细地端详着她的脸，仿佛一切话语都在她那充满眷恋的目光之中。

今天早晨，她在弟弟的陪同下离开家门的时候，爸爸神态安然地目送她出门，妈妈却满脸泪水。

赵宇飞看到李茜那失神的样子，笑着问：“你在想什么？是不是想家了？”说着扛起自己的行李。

李茜被他猜中了心思，想否认，又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随口说了一句：“今我往矣，杨柳依依。”随即提起提包和网兜和他一起向汽车走去。

赵宇飞知道，她把《诗经》里《采薇》篇原句中的“昔”字改为“今”字，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她此时的心情。

行李很快地装好了，军人们又吆喝着叫大家上车。

汽车转过一座小石桥，便驶向了宽敞平坦的公路。或许是因为他们在人生的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向往和憧憬；也或许是离开了沉闷一年多的校园，感到舒心，这时候大家的心情是欢乐的。前面的车上已经响起了歌声：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这首雄壮有力的歌曲，在共和国遭遇三年困难的时期，曾激励了亿万人们奋发图强、战胜灾难；而今唱起来又似乎很能表达此时此刻大家的感情，于是很快引起了共鸣，歌声在整个车队的上空响起：

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车队驶向微山湖分水闸，这座调节水量的水利工程横穿微山湖面。放眼望去，夏末的微山湖绿肥红稀，天晴水碧。“别样红”的荷花已经开过，变成了一个个小拳头似的莲蓬高高举起；“无穷碧”的莲叶像绿色的翡翠，铺满碧波粼粼的水面；芦花似雪，随着微风在修长的苇秆上摇曳；香蒲丛丛，油绿光亮的长叶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一群嬉戏的水鸭被车声惊起，扑扑棱棱地飞向天水交汇的凄迷远方，水面上留下一串串水花。

眼前的景色使李茜有些陶醉，她忘掉了离家所带来的不快，用肩膀碰了一下身边的张蕙，指了一下远处的湖面说：“看，多美啊！”

张蕙也被眼前的湖光天色迷住了，听到李茜的话，她转过身来，说：“早就听说过微山湖美，但没有想到这么美！不知我们农场在什么地方，要是能紧靠湖边就好了。”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了角色，农场还没到，你就把它当作我们的了。”李茜微笑着说，“不过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就好了，我们每天劳动后，可以到湖边散散步，坐在树荫下休息，星期天还可以在湖里洗洗衣服。”李茜还不能完全想象出到农场以后的劳动锻炼是个什么样子，仍然用在城市、在学校的生活方式加以联想，未免有些浪漫。她知道劳动必定是又苦又累，但她觉得自己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勤工俭学”，参加过“三夏”、“三秋”时的助农劳动，自己都干下来了，到农场劳动锻炼只不过时间长一点罢了。

张蕙的个头和李茜差不多，也高高的，身材匀称，面容清丽秀雅；浓黑的齐耳短发，显得很利落；美丽的柳叶眉下，一双黑水晶般的大眼睛显露出聪颖和机敏，一颦一笑又透出温柔和善良。她的脸上有时候会浮现出一丝淡淡的忧伤，那微微蹙着的眉头给人一种很特别的美。她是一个文静随和，又不乏主见的人。在同班同学中，李茜和她的关系是最好的。她们可谓无话不说，形影不离，经常一起去白杨林里散步，一起去图书馆读书，也谈一些她们女生间的小秘密。

汽车拐了一个弯，驶上了一条沙石公路。由于暴雨的冲刷，路面变得坑坑洼洼，车子颠簸得很厉害，大家在车厢里就像在筛子里一样被摇来晃去。养路工们想必正忙着“抓革命”，顾不得“促生产”，忘记了对路面的养护。前面的车轮卷起的团团尘土随风扑进后面的车厢，司机不得不拉开了行车的距离。尽管这样，大家的头上、脸上和衣服上还是蒙上了一层细细的尘土。慢慢地，张蕙的脸色有些发黄，剧烈的颠簸晃动使她有些晕车，不一会儿便扶着车厢吐了起来。李茜也有些想吐，胃里翻腾着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往上涌。她紧闭着嘴巴，不停地做着深呼吸，一手扶着车帮，一手捶打着张蕙的背部。她们刚才还被微山湖的景色所陶醉的愉快心情被彻底破坏了，心里只盼着能早点赶到农场。

赵宇飞坐在汽车的尾部，无助地看着她俩那满是灰尘又晕得发黄的脸。

落日熔金，余霞飞绮，西边的天空被夕阳烧得一片绚烂。车队驶过了一条大河，拐上了柳荫如盖、白杨参天的河堤，终于在苍茫的暮色中驶进了营区。

这是一所很大的院落，有点像放大了的北京四合院。周围是红砖红瓦的营房，中间是一个大操场，操场的中心部位用白粉勾画出一个篮球场，操场的周围柳树成荫；西南角处有一口水井，上面架着一架铁链水车，紧

挨着水井的是伙房；东南角和东北角是两个大门，东南角的大门可以通往连接公路的河堤，车队刚才就是从这里开进来的。东边的营房中间，有一间屋子门上钉着“连党支部”的木牌，门两边的墙上有两块长方形的黑板，分别用彩色粉笔写着仿宋体的大字：一边是最高指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另一边是“热烈欢迎大学生来农场劳动锻炼”。

大院里很静，没有欢迎的人群，只有刚才接站的几个军人在忙碌地指挥着。大家跳下车来，在井边早已注满了水的十几个脸盆里轮流洗去了脸上的灰尘。饭菜也早已准备好了，没有餐厅，也没有来得及安排宿舍，只能围在大操场上或蹲或站地用餐。或许是旅途疲劳和肚中饥饿，也许是对新的环境感到陌生，每个人都默默地吃着饭，全没有在学校餐厅吃饭时那种嘈杂的嗡嗡声。大家匆匆地吃完饭，就忙着卸取行李。

由于部队的战士刚刚撤走，大多数营房需要修缮，剩下的营房只能安排女生，所有的男生只能临时住到大仓库里。大仓库在营区的东北角，距营房二百多米。

赵宇飞他们带着行李，在一位年轻军人的带领下出了营区的东北门，向大仓库走去。这位军人中等身材，瘦长脸，浓浓的眉毛下有一双有神的眼睛，动作敏捷干练。

大仓库是东西向的六间大屋，有两扇灰暗的木质大门。赵宇飞进门借着灰暗的灯光向四周望了一下，室内没有窗户，只有靠屋檐处几个百叶式的方形换气孔。由于得不到很好的通风，尽管大门敞开着，室内还是相当闷热。靠南北两边墙壁的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稻草，中间留出一条通道，看来他们要睡地铺。可能这里长时间地存放过农药和化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辛辣气味。

赵宇飞随便找了个地方放下自己的行李，个子高高、脸庞微胖的朱晓亮便凑了过来，说：“你打不打鼾？要是不打鼾的话咱俩做个邻居。”

赵宇飞笑着说：“鼾声如雷，请你退避三舍。”

朱晓亮哈哈一笑：“我早就打听过，你不会以邻为壑的，我就在你旁边睡了。”说着丢下自己的行李。

人们各自选好位置，在昏黄的灯光下忙乱地收拾自己的行李，铺着被褥。稻草被踩来踏去，满屋扬起一片蒙蒙的灰尘。

朱晓亮被呛得咳嗽了几声，抬头望了望四壁，一边解着行李，一边自语道：“床前没月光，有门没有窗。”他的话引来了周围几个人哧哧的笑声。

“是谁在那里说怪话？”突然传出一声责问，说话的就是刚才领他们进来的那位军人。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又厉声说道：“这里不是城市，没有高楼大厦深宅大院，没有马路公园。这里是农场，是部队农场，条件是艰苦的。你们是来劳动锻炼的，不是来享受的！”话说得不能再坦率直白了，后两句明显地加重了语气。

如同一声惊雷掠过长空，屋子里的嘈杂声顿时消失了，变得鸦雀无声，只有解行李的声音和脚下稻草发出的沙沙声。这刚来农场的第一天就遭到一声棒喝，大家的思绪被搅乱了，不少人面面相觑。谁都听得出，这声音是威严的，话语里既有警告，也不乏嘲讽。

赵宇飞愣了一下，这几乎从未听到过的严厉训斥使他吃惊。他知道，朱晓亮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在班里常和同学开玩笑，有时说起话来也不乏幽默感。他刚才的话充其量就是一句俏皮话而已，怎么会使人家生这么大的气？他碰了一下朱晓亮的胳膊，向他使了个眼色，提醒他以后说话注意点。

朱晓亮的双眼很快眨动了几下，脸上闪过一丝尴尬，表情有点难堪，但嘴角上依然挂着微笑，不紧不慢地铺展着自己的床单。

看大家收拾得差不多了，那位军人催促道：“大家坐了一天的车，都很疲劳，抓紧洗洗脚，早点熄灯休息吧。”说完走出门去。

大家洗刷完，陆续地躺在自己的铺上。由于人多，屋子里越发闷热。成群的蚊子毫不客气地从为了通风而敞开的大门涌了进来，令人讨厌地嗡嗡乱叫。尽管旅途劳顿，但大家都一时难以入睡，室内不断地响起拍打蚊子的声音。那个刚才惹是生非的朱晓亮，不时地翻动着身子，双手不停地在身上抓挠着。后来，他禁不住痒痛，索性坐起来在身上涂起了万金油。

赵宇飞想尽快入睡，但几次都被军人的话从睡梦的边缘拉回。他想，本来一句玩笑话，怎么会引来雷霆般的震怒？这里面一定有深层次的原因。事情看似偶然，但绝非偶然，是一种长期积蓄的情绪的突然暴发。他反复地揣摩着“这里是部队农场”和“你们是来劳动锻炼的”这两句话，觉得明显地带有一种很深的隔膜和成见。至于造成这种隔膜和成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一时理不出个头绪。但他清楚，在这知识贬值、知识分子信誉扫地的年代，这种成见绝非这位军人独有，社会上的不少人都有这种看法。他的心情变得沉重压抑，不由得自问：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考验？未来的农场生活将会怎样度过呢？

二

郑天凯照例起得很早。他的生物钟很准时，每天早晨一到这个时候不用看表，一准是冬天六点，夏天五点半，就像摆动不停的钟摆那样规律。起床以后，他喜欢在寂静清新的早晨，一边围着营区散步，一边思考着当天的工作，这是他在多年军旅生涯中养成的习惯。

他今年三十三岁，细高个儿，尽管年龄不大，但两鬓已经有些斑白；长期的萎缩性胃炎使他那白净的脸有些瘦削。他是那种内向性格的人，做事说话总是那么有条不紊，不急不躁。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的耳濡目染和长大后自身的学习修养，使他的身上带有某些知识分子的特点。在部队时，他曾被那些年轻的战友戏谑为“儒将”。这实在有些夸张，因为他仅仅是一个基层干部，离“将”还差得远哩！说他属于那种“知识型”干部倒比较贴切。

他的父亲是省报的副总编，现在也在隔离审查，母亲是省立医院颇有名气的妇科大夫。据说他的一位叔叔是中国著名的气象专家，“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受到周总理的点名保护。他原本也考上了大学，但两年后不得不因病退学，这使他抱憾终生。病好以后，他本想再次报考，重温大学梦，但因年龄问题和对所学知识的忘却，他不得不放弃这美好的愿望。于是，他选择了应征入伍。由于他有较厚实的文化知识，在连队呆了不长时间就被调到军区通讯兵政治部做一般的文秘工作。三年后，就提了干部。他的工作很出色，曾多次受到上级嘉奖。一年前，被任命为某通讯营的教导员。他明白这是领导的好意，让他到基层充实一下实践经验，为自己以后的发展打个基础。

就在一周前，他接到了通讯兵政治部打来的电话，让他立即到兵部报到。当时，他正带着队伍在沂蒙山区铺设国防线路。究竟是什么事情电话里没说，只是要他马上交代工作，准备接受新的任务。还特意叮嘱了一句

要带上行李，看来任务很紧急。部队的战备任务虽然很繁重，但要交代的工作却不复杂。他利用晚上的时间向营长做了交代。营长感到很突然，也很留恋，拿起电话想打给政治部，请求挽留他朝夕相处的战友。郑天凯按住话机，笑着说：“我们不是常讲‘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怎么事到临头变卦了呢？”就这样，第二天他便匆匆赶到政治部报到了。

政治部的于主任是他原来在这里工作时的副主任，是他的老首长。他们见面后没有过多寒暄，于主任给他倒了一杯茶后，便开门见山地说：“这次叫你来是准备调你到大学生连担任指导员，你看怎么样？”

郑天凯有些摸不着头脑，困惑地问：“部队哪来的大学生？什么大学生连？”

于主任接着告诉他：“济南军区命令我们，要接受一批大学毕业生到农场劳动锻炼。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我们部队的一项光荣而特殊的任务，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部署，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新生事物。这项工作时间很紧，任务很急，他们要在这个月底前赶赴农场报到。”他停顿了一下，呷了一口茶，没容郑天凯插话，又接着说：“这对我们部队来说确实是一项新任务，当然，对你来说也是一项新任务。我们带兵多年，但那都是从农村、工厂、街道出来的青年，他们大都是小学或初中毕业，我们还从未带过从大学校门走出来的毕业生。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考虑到你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以及性格特点等各方面的因素，决定暂时委屈你一下，降职使用，担任他们的指导员。说实在的，和他们打交道，我们没有经验，因此，只能靠你们在实践中摸索，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希望你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在实践中取得真知，总结经验。相信你能圆满地完成这项政治任务。”

听完于主任的话，郑天凯一时还来不及理清思路，只是感到这副陌生的担子沉甸甸的。他的脑子里一下闪过那些戴着红袖章到处造反的红卫兵，心里有些发怵。他想推辞，但多年的机关工作使他明白，别看于主任开始的话带有征求意见的意味，可那只是对被谈话对象的一种习惯性的客套。其实，不管你有没有意见，只要没有极特殊的情况，组织上的意见是不会改变的；况且和组织讨价还价不是他的风格，也是部队纪律所不允许的。他平静了一下有些不安的心情，稍稍沉思了一会儿，便做了简短却坚定的表态：“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务！”

于主任满意地注视着他，站起来又给他的杯子续上水，随后转身从文件橱中拿出一个大信封递到他的手中，说：“这是大学生们的简历表，你拿去先熟悉一下。”随即又从信封里掏出一份表格说，“这是学生连的干部名单及简要情况，他们都是从各部队抽调出来的优秀基层指挥员，政治立场坚定，思想觉悟高，有比较丰富的带兵经验。当然，究竟怎样，还要看今后的实际行动。你们一定要搞好团结，圆满完成任务。”

郑天凯接过干部名单，迅速地浏览了一下，表上的名字没有一个是他熟悉的，连长周国栋也是由营长降职使用的。临出门的时候，于主任又把他喊住，告诉他，周国栋同志因回家看望有病的父亲，要晚几天才能报到，但时间也不会太久。

就这样，郑天凯匆匆地回了一趟家，于三天前赶到了农场。对于农场他并不陌生，早在政治部工作的时候，他就曾陪同首长来看望过这里的战士。

嘹亮的军号声在军营上空响起，他回过神来，心想该起床了，得看看他们去。昨天虽然把他们接了回来，但时间紧迫，还没来得及说句话。他转身向男生宿舍走去。

赵宇飞直到黎明时分才在此起彼伏的鼾声中入睡，当清脆的军号声把他惊醒时，他瞬间的反应是感到陌生和奇怪：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有号声？他睁开眼一看周围的环境，马上意识到这是农场起床号声。他习惯于学校的铃声，这是第一次听到军营的号声。如今号声代替了铃声，意味着要在新的环境开始新的生活。昨日的疲劳尚未消除，他想多躺一会儿，最近一年这在学校里是常有的事。在一个缺乏管理的环境里，人们的惰性总是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哪怕是自制力很强的人。但现在不同了，他已经身在农场，不能再放任自流了，应该以一个战士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必须立即起床！他迅速坐起来穿好了衣服。

这时，朱晓亮也穿好了衣服，那神情似乎已经忘记了昨天晚上的不快。他俩随着其他同学走出宿舍。

宿舍的西面是一望无际的稻田，海涛般的稻浪涌向天际。南面是一个十几亩大的池塘，池塘的周围由一条蜿蜒的小径环绕，路边柳树成行，柔细绵长的柳丝瀑布般地直泻水面；岸边的浅水处生长着繁茂的芦苇和香蒲；波光粼粼的水面被朝霞染成淡淡的红色，时有鱼儿跃起；油绿的荷叶随风摇曳，几朵迟开的荷花在波光和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娇艳。这一

切，他们昨天晚上忙于收拾行李，加上夜色沉沉，都没有看到。

眼前的柳风荷露、碧水涟涟使朱晓亮心中油然想起了那首古老的诗歌——“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他仿佛看到古老的先民荡着小舟，唱着歌谣，穿行在碧绿的荷叶丛中……

郑天凯走了过来，微笑着——和大家握手，然后问道：“昨天晚上休息得怎么样？睡得好吗？”他的话语随意，却体现出关切。赵宇飞认出，眼前的这个人昨天在车站见过，只是没打招呼。

“夏眠盼天晓，整夜蚊子咬。”说话的又是那个朱晓亮。郑天凯刚问完，他就笑咪咪地来了这么一句。

赵宇飞心里一惊，暗自责怪，这个朱晓亮怎么这么不自重，这么没记性？刚刚挨了批还不接受教训！如果说昨晚说的是玩笑话，那么今天却带有点牢骚的味道。这不是明摆着找着挨批，真是吃一百个豆子还不知豆腥气！

大家的心情也顿时紧张起来，互相看了一眼，目光又一齐聚焦在郑天凯的脸上，准备再经受一次雷鸣闪电般的批评。

郑天凯愣了一下，敛住了脸上的笑容，问：“你们没有蚊帐吗？”

“蚊帐倒是带来了，可是没法挂啊！”朱晓亮说。

郑天凯没有回话，急步地走向大仓库。他环视了一下空荡荡的仓库，回转身来说：“这是我的疏忽，忘记了安排，让你们受了一宿的蚊子咬。这样吧，我让通讯员早饭后去买些铁丝、钉子，你们自己动手，在室内拉上几道铁丝，蚊帐就好挂了。”

他的话出乎大家的意料，因此，紧张的情绪消除了，气氛便逐渐活跃起来。他不断地问着每个人的基本情况，并默默地记在心里。这是他多年的工作习惯，对于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必要的、有益的。

他很理解大家初到一个陌生环境急于了解情况的心情，于是介绍说：“农场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建起来的，至今已有六七年的历史了。”他顿了一下，指着已经泛黄的茫茫稻田继续说：“这里距微山湖大约十公里，当时是一片芦苇和沼泽。战士们住在窝棚里，每天要开上十几个小时的荒，条件是相当艰苦的。经过多年的努力，才有了今天这个样子。你们眼前的这个池塘，就是当年搞营建取土留下的水坑，后来稍加整理，成了营区的一处小景，也是战士们休息和洗衣的地方。”

赵宇飞感到眼前这个人很好接触，就问道：“同志，请问你是……”

他知道在部队下级对上级应该称首长，可是他还是不习惯，仍以同志相称。

“噢，只顾说话忘了自我介绍了，”郑天凯说，“我叫郑天凯，是你们的指导员。今后我们就要在一个锅里摸勺子了，将共同度过你们在农场劳动这段时光。”大家感到“我们”二字挺亲切，一下子拉近了他们两种不同身份的人之间的距离。

郑天凯看了一下表，继续说：“我们学生连来自五湖四海，华东水电学院和东北农业大学的同学明天才能赶到，连长回家探亲今天就能回来，学生连的成立大会定在后天举行。这两天你们可以清理一下卫生，处理一下个人事情，熟悉一下农场的情况。好了，以后咱们再慢慢聊，你们该吃早饭了。”说完他摆摆手，向自己的宿舍走去。

宿舍周围坑洼不平，杂草丛生，几个小小的死水潭里漂浮着黄绿色的苔衣，成群的蚊蝇在上空飞舞。吃过早饭，大家便商量着把这块地方收拾整齐，李茜、张蕙等几个女生也要来帮忙。当她们走到大仓库门口，看到里面铺着稻草的宿舍时，有些吃惊。李茜问了一句：“怎么，你们就住这里呀？”

赵宇飞说：“是临时的，听说营房修好了就搬过去。”

张蕙说：“你们不挂蚊帐怎么行啊，蚊子这么多！”

朱晓亮说：“今天就挂，快帮我们收拾卫生吧！”

说着，大家便动手干了起来。张蕙正在弯腰填一个臭水坑，刚铲了几锹土，忽听得背后有人急切地喊：“张蕙，张蕙！”她回过身一看，不觉惊喜地叫了一声：“哎呀，王振亚！你怎么在这里？”王振亚是她中学同学，分别以后一直没有联系，只是听说他参军了。这次突然在农场见面，难免使她有些意外和高兴。

王振亚快步地走了过来，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张蕙的手，满脸堆笑地说：“想不到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真是太高兴了！这叫作‘微山湖畔好风景，稻香时节又逢君’哪！”

张蕙听出他是改用了杜子美的七绝《江南逢李龟年》中的后两句，改得很恰当，也蛮有韵味。她知道王振亚在中学时也喜欢古典诗词，有时也写几首小诗，作文在同学中也属上游。

王振亚中等偏上的个儿，微胖的圆脸，五官恰到好处地分布在脸上，两只眼睛始终机灵地闪动着，面部常带微笑。不过有稀稀疏疏的几个雀斑

“不识时务”地镶在他的脸颊上，这就大煞风景，使得爱美的他感到很懊恼。他是个很注意军容风纪的人，衣着整洁，行动利落，为人精明，办事能力很强。他也是三天前赶到农场的，被任命为学生连的司务长。他是在连部学生连的花名册上看到张蕙的名字的。昨天由于新铺摊子，乱事繁多，他没能去车站迎接他们，所以今天一大早就跑来了。

张蕙说：“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身体好吗？”

“是啊，真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地球太小，我们又见面了！”王振亚握着张蕙的手摇动了两下，诙谐地说，“我挺好的，你怎么样？别来无恙？”

张蕙松开了手，望着王振亚四个口袋的上衣，知道他当了干部了。这是部队中唯一能区别干部和战士的标志，干部的上衣是四个口袋，战士的只有两个口袋。她笑着说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进步挺快的，什么干部？”

王振亚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算不了什么，小小的排级。”接着，他一转话题，说：“这次接到命令给你们来当管家，管后勤。今后有什么需要我办的事，尽管说一声。咱们是老同学了，别客气！”

“我们初来乍到，人地两生，麻烦你的事肯定少不了，靠你多帮忙了。”张蕙顺水推舟地说。

他们相互简要地介绍了分别后各自的情况，又询问了各自所熟悉的同学去向，王振亚看似很随便地问道：“有对象了，还是结婚了？男朋友干什么？”

这对女同志来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特别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男青年对一个同龄的女青年问得如此直率，显得有悖情理，也有点不太礼貌。张蕙白皙粉嫩的脸一下子变得红润起来。她觉得这是女人的最高机密，不能轻易告诉别人，不管有还是没有。但她又想，毕竟分别六年了，他了解一下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或许只是出自对自己的关心；况且今后都要在学生连里共同生活，自己的任何情况他都不难了解。于是，便抿着嘴微笑着，把目光从他的身上移开，注视着小池塘平静的水面。

王振亚把目光凝聚在张蕙的脸上，笑着说：“噢，我知道了，不承认不否认就是默认。好，我祝福你！到时候可别忘了请我喝喜酒！”说着又伸出手和张蕙握了握，继续道：“好吧，你们忙着，我还有事，咱们以后有的是机会交谈。”说完转身向营房走去。